

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  
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薄

管子卷之二十一

故

管子卷之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  
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  
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  
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  
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  
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  
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



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闔決塞通於高下  
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  
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  
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  
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  
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金錫赤銅上有赭者  
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  
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  
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  
廬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

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  
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為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桓  
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  
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銍一曰上有鉛  
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有慈石者  
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  
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  
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  
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



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滂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途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

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

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

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

戍名也假設此

戍名欲人憚

役而競取粟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

鼓十民舉

所最粟

舉盡也最聚也

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

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

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

平衡

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

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

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啜鹽百口之家百人



啜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  
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  
而釜百升加什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泔水為鹽正而  
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  
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夫  
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眾毋得聚庸而煮  
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  
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  
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

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  
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  
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  
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衛  
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  
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  
然後天下之寶一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



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

王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

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瓜牙不利其器藏於鋒

示人行機權之道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火澤也一

使人日用而不知沛逐禽獸實以至異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

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禹氏西北戎南貴

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

禽獸如徒仇離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桓公曰何

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諸國君之子若

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武之皮以為裘卿大夫豹飾卿大夫

也袖謂列大夫豹檐列大夫中大夫大夫散其邑粟與

之飾其財物以市武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七亦其猛獸若

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

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

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

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

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

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

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

也



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剽以為門父故無敢姦效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

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公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分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厚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吏相制君



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開市朝開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

則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

十國之筭也

按別本二十作世字下放此

鹽鐵二十國之筭也錫金

二十國之筭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藏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



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夫物藏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

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曰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魯青一筴也禹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柰何管子對曰



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  
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  
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  
王起於禹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  
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  
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制上下之用百乘之國  
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  
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  
田百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  
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

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  
千乘而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  
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  
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  
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而制輕  
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  
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  
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祭之衣衾三領  
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



之匹馬之壞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吝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糶者賣其子三其本者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擻民也輕重不調無糶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䟽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



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數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數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數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減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  
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  
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  
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謔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  
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  
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  
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  
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  
掌里有積五窳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  
者予之長度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  
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  
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  
公曰善

桓公問於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  
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杙夏不束拊以觀凍溺  
施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就而積粟饑  
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  
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死湯得為是其故何也  
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  
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



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

兵柰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

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

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

狼之所接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邛俾戟

之寶吾無由予之為之柰何補如孤如字乃之字也言

白首也言白首事征戰其子又死於難者之孫也寶乃

室字之誤言持戟死事者之室也室妻也言此三等入

幣而給養之也故云云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

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

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

積餘藏羨踴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

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踴蓄之家曰城

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於大夫有

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

契之齒釜錕之數不得為侈弁馬困窮之民間而糴之

釜錕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

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

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



顏行不偷而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

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任軻者績按軻若禮切礙也而重籍於民奉繕工

而使弓弩多任軻者其故何也謂之打調也言重資藉民財以奉繕工而反管子對曰

謂之打調也言重資藉民財以奉繕工而反管子對曰作此不堪用之弓弩其故何也故仲云云

鳶鷲之舍近鷓鴣雞鵠鵠布切之通遠鷓鴣之所在君請

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

人三月解弓弩無任軻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

管子對曰鷓鴣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菹澤之民間之



越乎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鴣鵠彼十鈞之弩不得棗橄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弋而弓弩無在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

行事柰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箴若此則潭魚之正百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追原流大夫立池沼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負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



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比澤燒火

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

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粟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比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衾而賣其薪大曰薪小曰莧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俾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縷之

昨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轎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忙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

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

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

齊有渠展之鹽

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



菹薪

草枯曰菹

煮水為鹽

煮海水也

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

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

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

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

煮鹽

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入本意禁人煮鹽下令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

斯為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柰何管

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

本國自無遠饋而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國與樂同用鹽獨甚桓公曰

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

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

必以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

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粟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粟之國必有千金

之賈百粟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

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

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也管子對曰今君之籍

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

二君二王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

重貧也農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

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



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蚕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歛矣補謂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蚕者口食筒曲之用至蚕熟則去分絀絲以償昔日游財也去分三分乃去聲讀如名分之分言去分其分數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芒種培六時補六時春日傳耜以下六日之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

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膏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歲令事不能再其本而上求之焉無止是使姦杀不可獨行遺財不可拘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曲辰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



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  
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  
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  
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  
慶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耜田  
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  
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  
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  
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強本  
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  
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  
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  
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  
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審戚相與四  
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  
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  
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  
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  
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



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矣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載十萬薪菜之靡日虛中里之衍頓載一計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金四十

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金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漣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補用食用也

言人勇于政



戰死而可顧者為有重祿而口滿食  
用有重賞而手滿錢為利所動也  
非大父母之仇也

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  
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  
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  
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  
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  
國發若雷運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  
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  
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氈他卦反服而以為幣乎萬民

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  
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  
者殊也然后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  
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  
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  
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  
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  
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